

悼念周子範老友

李田意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

6月26日下午，我從臺北回到東海，從中文所研究生李癸雲君那裏聽到子範於前一天清晨四時仙逝的噩耗。當時我大為震驚，不相信此事竟會是真的。6月16日，中文所舉行博士班入學口試，子範還親往擔任口試委員，與其他委員在一塊兒工作了一天，未嘗稍輟。6月20日晚間，我在東海招待所請朋友們吃便飯，子範及其夫人與女公子還抽暇光臨，與大家歡聚。曾幾何時，說他已經作古，怎麼能令我相信呢？我旋即奔赴周寓，及至看到客廳牆上掛著子範的放大照片和照片前面的桌子上擺著供品與香爐時，才知道噩耗屬實，不禁淚下如雨，泣不成聲了。

從我認識子範至今，已經半個世紀以上了。當1939至1941年子範在昆明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時，我在西南聯合大學教書。我們曾經見過幾次面，但是並沒有機會深談。一直到1955至1957年，子範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任訪問學人，我則在美國耶魯大學教書。兩個大學相距並不太遠，子範不時到耶魯來，我也常常到哈佛去，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多了。有一次我們同去參加美國東方學會(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年會，而且在同一研討會上宣讀論文。子範的論文是關於武王克殷與周朝開始的年代問題。他旁徵博引，講得頭頭是道，給我的印象極深。1963年，我在耶魯休假，即請他前往以客座教授名義，代我教書。我們隨時可以見面，談天說地，論古道今，自然而然地變作極好的朋友了。

1964年夏，子範應香港中文大學的邀請，作中文系的講座教授，我也前往作該校歷史系的校外考試委員。在我返美之前，我們在香港又聚會一個時期。1975至1977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兼任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歷史系主任。當時，子範除兼任中文系主任外，又兼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該研究中心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一部分，其研究室就在研究所內，而且就在我的辦公室隔壁。因此，子範與我天天見面。在我返美之前，子範在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我又留他在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

後來，子範夫婦的女公子世箴到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文系念書，他們囑咐我照顧一切。因係受老朋友的委託，我也就努力盡到照顧及監護的責任。在世箴念書的期間，我與子範夫婦雖然不常見面，但是通過世箴，我們都很明瞭彼此的近況。



1985年夏周教授(中)與女兒周世箴及龍宇純教授在泰國出席漢藏語言學會時攝

1985年，子範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退休。我與子範同歲，也在那一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文系與歷史系退休。同年，子範來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任講座教授。無巧不成書，第二年我也來到此間，以同樣名義任教。我們在研究所內合用一個辦公室，我們的公寓位於東海學人宿舍同一排內。我在東海教書期間，我們隨時都可以見面，這一切真可謂之巧合，也可以說是一種緣分吧。

光陰荏苒，轉眼子範在東海中文所任教已經九年，我在同一地方任教也有八年了。在這八年之中，我與子範及其家人時相過從，真是情同骨肉。在我一生中，像他這樣博學多識、忠厚真摯的朋友實在不多。我與子範及其家人彼此以真誠相待，數十年如一日。這份情誼十分可貴，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已決定今後不再來此間長期教書了，原想子範可以繼續留此，我們今後雖然不能常見面，也可以隨時互通音問。想不到在我尚未離此以前，他竟遽歸道山，我們從此天人永隔了。嗚呼，痛哉！

寫於1994年7月3日返美之前夕